25/2

**聖加里斯多高惠黎（St. Callistus Caravario）**

早期生活

一九Ｏ三年六月八日，加里斯多高惠黎生於意大利北部小鎮科爾納（Courgne）。高惠黎家裡並不富有，但家人勤奮工作，敬畏天主。高惠黎自小承襲了家族的虔敬和良好品格，小時候與母親很親近，當他的兄弟姊妹與朋友一起玩耍時，他總是留在母親身旁。他廣為人知的虔敬精神，就是母親灌輸給他的。

一九Ｏ八年，高惠黎一家遷往杜林。他入讀一所公立學校，並參加堂區的主日要理班。教導他的修女很欣賞他，並告訴他的母親說，他將會當神父。他也加入慈幼會開辦的慶禮院，在那裡認識夏懷理神父（Fr. Sante Garelli），也就是日後他在上海服務時的長上。三年後，他的父母發覺他的學業沒有多大進步，或許加上他喜歡慈幼會會士與青年交往的方式，父母便讓他入讀慈幼會的聖史若望學校。他在那裡認識日後到中國傳教的畢少懷神父（Fr. Charles Braga）。高惠黎在新學校裡成為模範學生，並為深入的靈性生活打好基礎。他祈求天主賜他聖寵，讓他效法聖類斯的純潔，並成為司鐸。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學年初，他獲分配到華道谷學校修讀中學課程。在此，他日益渴望像他的導師般當神父。每逢假日，他也到聖若瑟慶禮院，協助他的青年朋友。他不時在華道谷認識一些從世界各地返回母院的傳教士。他在那裡豐盛地生活了四年，表現與別不同的虔敬精神、學業成績和良好品格。

初學期與學業

高惠黎完成第四年中學課程後申請加入慈幼會，獲得取錄。一九一八年八月，他被派往科利佐（Foglizzo）接受初學培育。他的初學師道明賈尼巴神父（Fr. Dominic Canepa）是位聖者，曾培育數以百計的青年成為慈幼會會士。他很快便發覺高惠黎是個與眾不同的初學生。高惠黎比同齡的人更為成熟，而且非常虔敬和謙遜。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他宣發修道聖願，獲派往瓦沙利切（Valsalice）修讀哲學。

那裡的學生在主日常到慶禮院去。高惠黎修士在聖類斯慶禮院工作，表現出無比的熱忱和勤奮精神。他在哲學三年級時，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學年間，由於人手不足，高惠黎獲派到杜林的聖史若望修院，在那裡以導師身分推行使徒工作。他非常虔敬，愛護青年，善待他們，尤其照顧由年少的男青年組成的聖類斯善會。

傳教理想

一九二二年，他前往意大利出席全會代表大會。當時韶州的宗座代牧雷鳴道蒙席也在杜林逗留數天。高惠黎修士與幾個同伴前來拜訪他，表示有意跟隨他到中國。長上不同意這個主意，還派高惠黎到華道谷擔任工藝手的助教。他在華道谷再次顯露作為導師的才華。一九二三年，他透過一位前往中國的傳教士，送信給中國傳教區長上畢少懷神父，要求讓他到中國當傳教士。

一九二四年，慈幼會會士有意在上海開辦工業學校。夏懷理神父於是到意大利物色所需的人手。高惠黎修士再次透過夏懷理神父表達他的要求，並獲得批准。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送別儀式結束後，年輕的高修士離開杜林到熱那亞（Genoa），向遠東進發，同行的還有其他傳教士和一些初學生。由於他們的領導安東尼瑪定神父（Fr. Anthony Martin）身體不適，因此實際上是這位年輕修士負責整個航程的日常安排。他們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到達香港，翌日繼續航行至澳門。高惠黎修士重遇畢少懷神父，非常高興。畢少懷神父專程到韶州送這批初學生到他們的目的地。

上海

會士在香港及澳門短暫停留後，繼續往上海進發，終於在十一月二十日到達這個大都會。他們努力學習當地語言，在一月已能接管貿易學校和孤兒院。高惠黎修士忙於協助男青年，還要向慕道者及新教友講授要理。他亦努力推廣本地聖召，也收錄了幾個男青年，教授他們基礎拉丁文。一切順利進行，學校也運作暢順，但內戰卻在這時爆發。一九二七年，慈幼會會士被迫放棄上海的工作。

帝汶

高惠黎修士在澳門逗留數周後，便被派往東帝汶首都帝力。他在那裡開始學習其他語言，包括葡語和當地方言。很快，他便懂得運用這些語言溝通和教學。在他帝汶生活兩年，期間修畢神學，並努力準備晉鐸。不論在上海或帝汶，這位年青的慈幼會士也要承受憂苦和病患，但他懂得把痛苦隱藏起來。可是，他患上瘧疾後，便無法隱藏下去了。熱症緩和後，他立即投入工作。儘管身體虛弱，他仍與男青年嬉戲，希望使他們歡樂愉快，即使當地氣候惡劣，他也不在乎作出犧牲。他原應在一九二八年晉鐸，但當地沒有主教，因此他要押後晉鐸，也讓他為這重要日子更妥善準備自己。

屬於天主的司鐸

慈幼會會士也不能長期在帝汶工作。現實情況迫使他們返回澳門。高惠黎修士已學懂當地語言，也熱愛當地人民，尤其是男青年，因此非常不捨，但最終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離開帝汶。他被派往韶州，在那裡藉著深入的祈禱反省，準備領受聖職。一九二九年五月九日，雷鳴道蒙席授予他五品聖職，三日後領受執事職，並在五月十八日五旬節前夕晉鐸。當日，他寫信給母親說：「從今以後，你的高惠黎已不再屬於你，他必須完全屬於上主，獻身侍奉祂。我期望上主賜我這恩寵。以後，你只需為我祈禱，但願我成為聖善的司鐸，為眾人樹立榜樣，全然為上主服務。」翌日，他隆重主持首祭。感恩祭結束後，許多會士、學生、修生和教友聚集在聖堂門外等候，但沒有看見他出來，原來他虔誠地投入謝恩祈禱，完全忘我。最後，有個會士到聖堂帶他出來，讓他與焦急等候的人群會面，接受群眾歡呼。一名男青年以意大利文向這位新任司鐸宣讀的賀辭，但內容竟然與十五年前畢少懷神父晉鐸時他宣讀的一模一樣。

短暫的傳教生活

高惠黎神父十分成熟，因此晉鐸後短短兩個月，便獲派往連州傳教，打破修會常規。當地氣候溫和，有助調養他在帝汶生活時轉差的身體。溫普仁神父是位經驗豐富的傳教士，負責管理連州傳教區，但也沒有甚麼可以教導這位年輕神父，反而欣賞他年紀輕輕，便具備年長人士的慈心、明智和成熟。

隨著語言能力日益進步，他更充分發揮熱誠，與更多人接觸。他給學生講晚訓，為教友講道，探訪病人，為他們施行聖事。他舉行首祭時的熱誠絲毫不減。年輕的高惠黎神父在殉道前十二日，再次寫信給母親說：「這是長達一周的航程，途中常有海盜出沒，但我們堅信上主會助佑我們……媽媽，別擔憂啊！你也明白，生命就是不斷受苦……媽媽，不要憂慮或懼怕任何事！如果你偕同耶穌背負十字架，這十字架將是輕鬆甘飴的……你能給我最大的禮物，就是為我祈禱……我再說一遍，祈禱吧，熱切為我祈禱，為使我成為聖善的司鐸，只關心自己的靈魂和別人的靈魂。我知道你一直祈求我能成為司鐸。現在我已是司鐸，請祈求我作聖善的司鐸。」

捨身殉道（一九三Ｏ年二月二十五日）

在這兩位傳教士服務的中國傳教區，教會的境況日趨惡劣。宗座代表早在一九二六年已警告說：「這裡已完全受布爾什維克主義操控，不知結局如何。」雷鳴道神父於一九二九年寫信給傳信部的樞機部長說：「我們準備好面對一切，一場血腥的游擊戰爭正蹂躪南中國的動蕩地區。水陸兩路佈滿土匪、革命軍和散落的游擊隊員，情況危急。」

雷鳴道主教早已計劃探訪連州，但由於局勢不穩，被迫押後。最後，他決定於一九三Ｏ年二月起程。他邀請高惠黎神父二月中旬到韶州，打算與他一同返回連州。這位年輕傳教士在韶州獲得鮑思高學校的男生熱烈歡迎，尤其是來自本地的學生。他把握機會規勸學生，而這亦是他最後一次規勸別人。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他們起程前夕，高惠黎神父朝拜聖體多個小時。

當時，雷鳴道蒙席剛結束他在南雄的牧民探訪，河西修院的改建工程亦告完成，修生在二月二十二日遷進新修院。當日，雷鳴道主教在聖若瑟堂向年青備修生講道，然後舉行聖體降福。二月二十三日，他為鮑思高學校的學生主持感恩祭，最後一次講道，下午則向母佑會修女講論死亡，確是巧合。二月二十四日，他大清早便到女修院的小堂主持感恩祭，五時五十分準備出發。同行人士包括雷鳴道主教、高惠黎神父、兩個年青傳道員（二十歲的非基督徒唐傳槐和二十三歲的吳鵬程）及三個年輕女士（二十一歲的唐素蓮，唐傳槐的姊姊、十六歲的吳如節，吳鵬程的姊妹，以及陳子容）。鮑思高學校的學生送他們到火車站，他們於早上八時乘火車出發，下午五時到達連江口，在當地傳教區留宿。

航程

一九三Ｏ年二月二十五日，感恩祭結束後，有個十歲的男童和一個老婦加入他們，準備前往連州。船員包括一個掌舵的老婦和她二十歲的兒子，還有兩個負責用船槳及撑篙划船的青年。女士坐在船尾，男士則坐在船首。船上豎立一支寫著「天主堂」的旗幟。這樣做原是保障船上乘客的安全。

由於軍隊給調到別處，因此他們途經之處很少軍人，卻有許多海盜出沒，非常危險。海盜無視法紀，騷擾無辜的旅客，以槍桿威迫他們交出錢財。他們一般不會騷擾傳教士，因為傳教士是人民的朋友，也沒有多少錢財。海盜或許也害怕傷害傳教士會引致國際糾紛。有一次，海盜抓到一個中國籍的慈幼會會士，但當海盜知道他屬於天主教的傳教區後，立即釋放了他。溫普仁神父也曾遭海盜攔阻，但很快獲得釋放。一般來說，傳教士認為即使途經海盜猖獗的地區，也不會對他們構成嚴重威脅。

遇上海盜

他們繼續乘船逆流而上，一路平安無事。二月二十五日，他們誦念「三鐘經」和吃過午飯後，主教稍事休息，高惠黎神父則誦唸日課。船隻到達Sui Pin河與 Siu Pak Kong的交匯處時，忽然有大約十個拿著武器的男子在岸邊出現，命令他們說：「把船停下來。」船靠近岸邊，海盜向他們敲詐五百塊錢。傳教士沒有這麼多錢。海盜便喊叫說：「我們殺掉這些洋鬼子吧。」有些海盜看見船上有婦女，便想把她們帶走，但雷鳴道蒙席和高惠黎神父擋在船隻入口，以生命保護這些婦女。海盜用槍柄毆打兩個傳教士的胸部、手臂和頭部。主教首先不省人事，年輕的高惠黎神父繼續奮力抵抗，但不久也倒下來了。一個婦女見情勢危急，投進河裡，寧死也不讓惡人捉拿，可是海盜扯著她的手臂和頭髮，把她拉回岸邊。其他所有婦女也給拖上岸去。

海盜向傳教士呼喝說：「上岸來。」高惠黎神父照做了，但主教太虛弱，由其中一個傳道員扶上岸邊。他們二人遭搜掠，被搶去手錶和現金，但主教的指環和他佩帶在胸前的十字架沒有給搶去。海盜把他們雙手綁在背後，還用竹條綑綁他們，高聲呼喊：「消滅所有洋鬼子。」高惠黎神父懇求他們放過那些婦女，但沒有成功。兩個神父稍後被帶到附近的叢林，婦女坐在他們數米以外的地方，看到兩位傳教士彼此辦告解，然後高聲祈禱。高惠黎神父嘗試與海盜談判，把錢交給海盜，但海盜卻說：「我們不要你們的錢，我們要殺掉洋鬼子。」雷鳴道主教懇求說：「如果你喜歡，就殺了我吧，我已是個老人，但求你放過這年輕的神父。」他們狠狠拒絕，還說：「不，洋鬼子全都要死！」兩個神父一同跪下，深深投入祈禱。這時，婦女被帶到河邊一座小廟宇，沮喪地坐下。不久，寂靜的叢林響起五下槍聲。那天是一九三Ｏ年二月二十五日。其中一個行刑者憶述：「真是奇怪，我見過很多人死，他們臨死時都很驚慌，但這兩個神父卻很喜樂。」他們被殺後，有個海盜說：「找個村民，給他一點錢，叫他埋掉屍體吧。」

葬禮

船員趕快划船到連江口，於下午五時抵達。他們向嘉懷德神父（Fr. Cavada）神父報告事件，嘉懷德神父立即向韶州主教府發出電報，通知他們雷鳴道蒙席和他的同伴遇襲，遭海盜槍擊。翌日，嘉懷德神父及主教秘書賴偉士神父（Fr. Lareno）趕到出事地點。當地村民過於驚慌，他們搜集不到任何資料，於是前往Sui Pin傳教區，在那裡得悉兩位傳教士已經被殺。翌日，兩位神父偕同警察回到事發地點。遺體原先埋在那裡，但後來給地主移到對岸，埋在河邊的沙地。在警方協助下，他們終於找到傳教士的遺體。遺體給運回連江口，安放在兩副棺木中。三月四日，當局進行驗屍，遺體被移到鋅製的靈柩運返韶州。高惠黎神父的遺體安葬在河西聖若瑟堂，而主教的遺體則安葬在他生前的主教座堂。

光榮列品

兩位殉道者的真福列品籌備工作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開始。雷鳴道主教和高惠黎神父的列品程序分別於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和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展開。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七六年宣告他們為「殉道者」，其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五日宣告他們為「真福」，並在二ＯＯＯ年十月一日宣告他們榮列聖品。